



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八十七次全体会议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主席：吕克托夫特先生 (丹麦)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摩西女士(瑙鲁)主持会议。

上午11时05分开会。

悼念联合国第六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沉痛悼念2月16日逝世的联合国第六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我谨代表大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先生致辞，他此时正在进行公务旅行。我还要欢迎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今天与会。

今天上午，我们齐聚一堂，对第六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大会作为最终任命秘书长的机关，向这个自1992年至1996年领导过本组织的人表示敬意是适宜的。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联合国内首开先河，他是一我们第一位来自非洲、其实也是我们第一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秘书长。他是在充满巨变及艰巨挑战的时期担任此职的。在柏林墙倒塌后如此短时间内接任此职后，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孜孜不倦地工作，力求改革这个庞大和有时臃肿的组织，并管理联合国应对欧洲、非洲及其它地区令人震惊危机的行动。

现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任职期间于里约、维也纳、北京和开罗召开的重大会议取得的成果，以及他提出的和平议程和发展议程，处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的核心位置。他执掌本组织大权的那个时期如此清楚地显示，秘书长之职确实是世界上最艰难工作之一。

我谨代表整个大会，向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亲友致以最诚挚的慰问，他们今天正在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我还向埃及人民和政府表示同情，他们失去了自己最伟大儿子和政治家之一。

我请大会成员起立，为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默哀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大会决定悼念我的杰出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我向他的遗孀莱拉·布特罗斯-加利夫人、布特罗斯-加利家的其他成员、埃及人民以及所有为这一损失感到痛心的人表示诚挚慰问。

（以英语发言）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0426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有幸，也不幸，担任了第一位冷战后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冷战期间的瘫痪程度从未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严重，新动态给予了本组织采取行动的新空间。这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危险，而这些都为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经历。

在他就职后第一个月，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主持了安全理事会有史以来的首次峰会，这次会议有力证明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决心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告诉与会的各位领导人，“在新的纪元开始时，它呼吁思想和行动将国际生活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S/PV.3046，英文第8页）。”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一位很有见地的人，这与他曾长期担任国际法教授有关。作为联合国首位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秘书长，他打破了各种藩篱，并始终给予人类大家庭最贫穷和最弱势成员发声的机会。他领导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讨论了环境、人口、人权、妇女权利、社会发展和世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挑战等问题。这些全球性会议激发各方的想象力，为世界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政策、新方向和新宗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是我们当今具有启迪意义的新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领域的开拓性工作。

在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监管下，维持和平行动显著增加。他的《和平纲领》报告（A/47/277）为加强联合国的这项旗舰活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提议，其中不少自那时起即成为标准做法，但也有很多提议至今未得到落实。在其任职期间，维持和平行动帮助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和其它国家摆脱了冲突。同时，在巴尔干半岛、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介入活动凸显，在特定情势的需求与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需提供的物质支持和政治团结之间存在差距。在这方面，同样地，类似情况至今仍在重演，至今令我们深感不安。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大力推动结构重组，实行管理改革，并采取加强联合国的其它举措。在其题为“民主化议程”的报告（A/51/761）中，他首开先河，强调国家层面的和平、发展和民主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并呼吁实现国际体系民主化。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赢得的尊重无弗远近，包括在加入联合国之前作为埃及一名主要外交官，以及之后担任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但是，他从未试图取悦任何人。也许他对一些人来说太过直率；也许他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学者之风太浓；一些人肯定认为他太过独立，而他正是把做到这一点视为联合国任何一位秘书长最高尚的美德之一。

我感谢我的前任为我们的工作所作的持久贡献，并请所有代表在吊唁簿上表达其哀思和敬意，放置吊唁簿的地方离冥想室不远，就在本大会堂外。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帮助联合国在一个新的全球格局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在我们如今同样这样做之际，让我们在其遗产基础上继续再接再厉。愿他安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威士兰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穆尼西先生（斯威士兰）（以英语发言）：非洲国家集团对杰出的非洲之子和博学多才的外交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离世感到悲痛。他荣幸地担任了我们全球性组织的领导之职，成为首位来自非洲大陆的秘书长，使我们非洲人深感骄傲。我们对已故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家人以及埃及政府及其人民遭受这一损失表示衷心慰问。

在冷战后时代一个极具挑战性时期，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塑造地缘政治秩序之时，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作为第六任秘书长领导了本组织。彼时，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在此背景下，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领导本组织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他起而应对这一

挑战，并为联合国更加高效地处理全球不安全这一严峻局面提供了一个构想。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和平纲领”（A/47/277）依然是联合国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理念的指导原则。在此和平纲领中，已故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还提出了他对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框架内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伙伴关系的看法。

在我们集体构建新的建设和平架构并把来自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见S/2015/446）的建议也变为现实时，我们始终将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遗产为基础。

他的离世正值联合国庆祝其成立七十周年，这使我们不禁要赞赏他出色地领导了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里程碑式的纪念活动，并引领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历史性的宣言（第50/6号决议）。他在大会1995年10月22日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会议期间所作的发言中，预测了我们人类当前面对的各种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面对两个极大的对抗力量：全球化和分裂化。新的辩证关系已经开始……全球化将造成一些问题。巨大的资金流动横扫世界。令人震惊的环境事件将使地球遭受永久破坏。跨国犯罪行为将增加。全球通讯革命将产生我们的国家机构无法适应的压力。”（A/50/PV.35，英文第2页）

愿他的灵魂完享安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以亚太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阿克巴鲁丁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亚洲-太平洋集团的会员国发言。

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逝世令我们深感悲痛。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担任秘书长的首位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他在冷战时期刚结束后人们期待联合国解决全球问题的历史时刻主持了联合国的工作。

已故秘书长给联合国带来了他在圆满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以及后来担任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期间所获得的丰富经验。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毫不犹豫地向会员国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机构。他在就任秘书长6个月内提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报告（A/47/277）表明，他确实希望能在联合国做些实事。该报告恰当顺应了需要，为新时代的到来塑造了本组织的前进方向。

在已故秘书长任职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显著增加。他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宝贵贡献。我们也注意到，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作出了艰苦努力。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即便在离开联合国以后，仍继续开展思想和外交活动，担任了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首任秘书长和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后一职务直至2012年。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去世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他所留下的损失将难以弥补。我们向布特罗斯-加利夫人等其家人、埃及人民以及已故秘书长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众多朋友和景仰者致以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发言。

姆纳察卡尼杨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东欧国家集团成员和大家一样，对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逝世表示悲痛。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这一遗产令人们对于本组织过去25年的变化予以深思。他在冷战后领导了这一全球组织，而在当时，各国特别是本集团各国对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曾寄予厚望。然而，在他任职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极具破坏性而且很惨烈的冲突和大规模悲剧，如索马里、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冲突。本组织、其工作人员和秘书长都力不从心。

我们目前的议程以及加强本组织作用的集体努力继续需要以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遗产作为指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文件(A/47/277)一直是随后多年间所采取的各种举措的参考文件。在他任职期间，维持和平工作大幅增多，并诞生了冲突后建设和平的理念。该理念继续影响着我们当前在推进本组织这一根本职能方面的思维方式和努力。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作为卓有成就的外交家和杰出的律师，为他自己的国家埃及作出了显著贡献。他在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时，在推进区域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很多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和学者以及从事国际关系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历史时期仍是研究和思考的课题。此外，作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全球法语国家的人民留下了宝贵遗产。

在当前时期，推进我们的集体和平工作仍然和以往一样，是一项挑战和持续不断的事业。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宝贵遗产体现了他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不懈奉献精神，得到了我们大家的钦佩和尊敬。东欧国家集团成员向布特罗斯—加利夫人、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亲友以及埃及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整个联合国、联合国工作人员和所有会员国都对他们的损失和悲痛感同身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他将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发言。

卡里翁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就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担任该职务的首位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他在联合国历史上极为艰难的时期领导了本组织的工作。他上任时满怀乐观和希

望，冷战的结束激发了他的热情。他遇到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世人原以认为已被克服的那些危机和恐怖现象却在四处蔓延。评价一个人的遗产始终是一件困难而且有风险的事情，特别是在此人采取行动的历史环境极为复杂的情况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深信，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将其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广博的政治和外界经验贡献给了本组织，因此今天愿对其表示哀悼。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真心关心战争导致的后果，在其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历史性报告(A/47/277)中强调了冲突后建设和平的重要性。该报告仍体现着联合国的理念，激励着联合国的行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愿向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家人以及埃及政府和人民致以我们的诚挚慰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他将代表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发言。

韦纳威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我今天谨代表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发言。我们对原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去世深感悲痛。我们向联合国秘书处、埃及人民以及首先是他的亲友致以诚挚慰问。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担任过秘书长职务——他的一位前任曾将此职务称为“世界上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仅有八人中的第六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直至今今天还影响到我们在联合国这里开展的工作。

比如，他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报告(A/47/277)引入了冲突后建设和平的理念，从而确立了联合国应对冲突的做法。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任期的特点表现为：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回暖，对本组织在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方面的服务提出前所未

有的需求。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开展了大量工作，塑就联合国的对策以满足这些需求。引用潘基文秘书长的话就是，

“他勇于向会员国提出困难的问题，并且正确地坚持其本人办公室和整个秘书处的独立性。”（SG/SM/17544）

但是，他的遗产不仅限于联合国。在其联合国岁月之前，他长期为埃及政府工作，并最终担任副总理兼外长一职。作为一名颇有名望的教员、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一员—这些是他过去任职中的几个，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还从许多方面为丰富国际法的内容做出了贡献。

他还是联合国倡导的不同国家、语言以及文化间对话的化身。在其秘书长任期之后，他依然活跃，特别是以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首任秘书长的身份，推动了法语国家与联合国丰富的合作。

联合国失去了一位领导人、一个朋友和一名倡导者。世界各国人民将为他悲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她将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向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家人、朋友、妻子莱亚、他以前在联合国大家庭中的同事以及埃及人民表示美国的慰问。

我的前任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经这样描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头脑、有信心、有风度”。正如今天的悼念活动所见证的那样，加利秘书长确实是一个才智出众和信念笃深的人。他出版了十几本书籍，是一位深受敬仰的学者；他是一位成功的调解人，1978年协助谈判了《戴维营协议》；他还是一位谈判高手，无声无息地协助纳尔逊·曼德拉从狱中获释，并且推动随后曼德拉与种族隔离政府之间的会谈。1992年，纳尔逊·曼德拉在与布特罗斯—加利的一次对话后

曾告诉记者，“会议结束时，我感到充满力量与希望。”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是一个富有天份的人，这些天份使他使用语言时也显示才智。他曾经告诉一名记者说，“当我与妻子关系紧张时，我们说阿拉伯语。当我们谈正事的时候，我们说英语。当我们的关系有改善时，我们就说法语。”如果阿拉伯语是他倾向于在关系紧张时所说的语言的话，我确信他有时会希望能够与我国政府用这种语言对话。那时，美国和加利秘书长存有分歧，但是美国承认对布特罗斯—加利的终生服务不胜感激，我们将永远感谢他对本机构的影响。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是在冷战结束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掌舵联合国的。有人怀疑联合国在成立五十年之后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而他此时决心把联合国引入一个新的纪元。他着手精简和加强秘书处，整合各种零散的办公室，取消他认为不必要的高层职位，征聘强干的人员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际公务员队伍。他曾经评论说，后者并非总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要在这里工作，你得上是我这样的狂人。”

布特罗斯—加利试图改进管理联合国的方式。他命令联合国在任何城市的办公室都必须整合在一个地方，从而提高效力和效率。他在对阿克拉的一次访问中惊讶地发现，虽然联合国各办公室确实搬迁至一处，但是不同机构之间却以墙壁相隔，各机构依旧依赖其自身的管理团队。他气愤地下令立即拆除这些墙壁。

他在就职那年推出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正如当时一份报纸社论所说的那样，该计划“为联合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通过此类努力，他为改进联合国的外交、建立和平以及维持和平铺平了道路，这些至今都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能。推动如此雄心勃勃的议程绝非易事，但是布特罗斯—加利早有

预见。他后来曾回忆称，随着他在担任秘书长早期逐渐适应其新的岗位，

“我很快高兴地发现，一些小鸟正在我的窗外忙乎，显然是试图在那里筑巢。我被告知，它们叫家朱雀。我惊叹如此渺小的动物能够离开地面在强风中劳作。我想知道我是否也能做到。”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可以，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尽管有风，但是，他仍为我们今天的联合国奠定了基础。他以此为寻求全球和平与繁荣——这项他为之奉献自己卓越一生的事业——做出了深远和不朽的贡献。在我们悼念他逝世之际，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加倍努力加强和改进联合国组织，使其日益充分地发挥他所预见到的潜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他将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萨拉姆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曾经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伟人。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曾在埃及担任多种职位，其中包括1977年至1991年担任其外交部长。当选秘书长其时，他正担任政府首脑。他是第一个担任该职——任期从1992年至1996年——的阿拉伯人。他在这个职位带来了他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能。他以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而著称。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没有让国际社会在冷战结束后、即他任期开始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阻止他采取各种举措，其影响力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今天的多位发言者提到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报告《和平纲领》（A/47/277），这是他为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与维持和平方面作用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愿景，其目的是防止危机而非仅仅处理危机。我们中间有谁不想申明必须为维持和平行动分配充足资源？我们中间有谁不想保持秘书长一职和秘书处正在努力履行其任务授权时的独立性？

最后，我谨向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家人、埃及政府与人民以及联合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相信外交重要性和知道这位伟人并曾与他在各个职位上并肩工作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埃及政府和人民感谢召开这次特别会议，悼念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的逝世对埃及和联合国大家庭都是一个巨大损失。我感谢今天的发言者表达了真诚的情感。本次会议清楚显示了联合国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以及他在这里发挥过的作用给予的钟爱和肯定。50多年间，布特罗斯-加利是埃及外交元老，也是埃及外交支柱之一。他的政治、外交和法律遗产今天继续指导着我们。

联合国这次追悼会提供一个我们应当如何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这样一位杰出的个人表示敬意的例子。他慷慨献身于他的国家、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他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他清楚地表达了他同他的有着多种多样智慧、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国家的牢固联系。他顽强地捍卫阿拉伯区域的权利。他还为非洲而战。他为他同非洲大陆的联系而自豪，并为非洲人民的自由权和繁荣权而战。他还是国际舞台上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拥护国与国之间和平、正义与博爱、沟通、宽容以及文化交流等原则。虽然我感到悲痛，虽然在这个艰难和充满前所未有挑战的时期，我们会痛苦地想念他的智慧，但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大家表达的哀悼和慰问。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和平事业。他极为珍视人权，而且不畏惧任何人。他恪守独到见解。他的对手甚至比他的朋友更能证明，为巩固秘书长职位的独立性，他任职期间工作有多勤奋。当然，他为这一独立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榜样。他本着一位执着于法治的

法律学者所具有的极大专业精神和极大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正义感行事。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成果辉煌的学者、技巧高超的外交家和影响巨大的政治家。我们知道，他曾是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是第一个在冷战结束后那个艰难时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当时索马里、安哥拉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冲突肆虐成患。在那些艰难岁月，他巩固了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及预防性外交等方面采取的做法。今天，每当有必要的政治意愿，他当时提出的概念仍然相关，仍在使用。

最后，我要援引2006年他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在我看来，这番话反映出他思想的深度。他说：

“文化多元化与多党多元化一样重要。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化是真正民主政体至关重要的标志。我们反对任何文化霸权主义。多样性是健康民主政体的标志。”

我也要向布特罗斯-加利的遗孀、他的亲随以及埃及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78年11月10日大会第33/18号决议和1998年12月18日第53/453号决定，我现在请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观察员发言。

蒂恩德雷贝奥果先生（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以法语发言）：今天，我谨代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同其他人一道由衷哀悼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我要借此机会附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米夏埃尔·让所说的话，她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和法语

国家国际组织首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逝世表示了巨大、深切的悲痛。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负责人期间，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赋予这一组织充分的政治层面——1997年11月在河内举行的法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就这一重大变化作出了决定。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悼念这个曾为世界和平、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懈努力的人。对于他在其整个学术、政治和外交生涯为确认、尊重和推进这些普遍价值观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怎么说都不为过。作为一个有选择的全球主义者，他对南方各国的发展有着现代、公平的愿景。作为一位促进和平的活动家，他给我们留下了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历史性报告（A/47/277）。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为巩固、维持和重建和平而采取的行动的一个里程碑。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是一位有远见卓识者，他是第一个将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带到国际外交前列的人。他还是一位开拓者，曾用这番话来界定我们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未来：“法语国家组织要么大胆革新，要么不复存在。”今天，法语大家庭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失去一位伟大的活动者，为包括所有利益攸关方、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的体制性和政治性法语组织失去一位缔造者而感到悲痛。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家人、埃及人民以及联合国大家庭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愿这位杰出人士在天之灵安息。

晚上11时50分散会。